紅樓真夢/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二回　感俠腸隔生續鴛偶　播佳話踵武掇蟾香

下一回▶

話說薛姨媽邀同邢王二夫人，坐了竹轎一路向大觀園而來。

到了山坡一帶，那些叢桂都開得一球一球的，老遠就聞見濃香。

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探春等從花下走過，只見金英糝徑，鈿粟堆林，更覺醉心眩目。直至綴錦閣下，王夫人等下了轎，扶著小丫頭同眾人上去。

此時，天宇秋晴，四望高爽，寶釵、寶琴、岫煙等倚欄眺望，見蜂腰橋外一帶，梨樹已有些紅葉，遠處西山一抹，正似淡掃眉峰，不覺就看住了。尤氏李紈卻陪著薛姨媽和邢王二夫人，坐著說些閒話。探春湘雲站在那西邊廊子上，探春見左右無人，悄問道：「剛才寶二嫂子說二哥哥替你到地府找人去了，多咱才有信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那裡說得定，知道找得著找不著？就找著了，也不過像珠大嫂子，到那裡見一兩面，不是多此一舉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只要找著了，二哥哥總會替你們想個長久的法子，不然也不費這麼大的事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就算二哥哥好意，留他長住在赤霞宮，又算什麼呢？我想倒不如找他不著，也就死了心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你是想得太深了，究竟還是找著的好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寶釵說道：「飯都擺齊了，專候著你們倆呢，別盡著說梯已啦。」二

人笑著，回身進閣，大家就坐。席間肴饌，全是那年老人喜吃的，大件如玉蘭片燉野雞、荷葉粉蒸鴨、東坡肉、西湖魚都甚可口。邢夫人道：「到底姨太太會調度。「薛姨媽道：「我那會弄這些？都是寶丫頭調度的，也未必好，不過換換口味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姨太太前兩年就要請我們賞桂花的，今兒才算吃著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姨太太也不是省錢，就為事情多混忘了。我替你老人家出個主意：一年打算請幾回客，把錢先交給我，到花開的時候我替你預備好了，請你來做個現成主人；你若不來，我們大家吃了，也一樣謝你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姨媽就放心交給你，我們還不放心呢。若你把錢掖起來，到時候總不提起，姨媽本就好忘，我們也不便盡著催你，仍舊還是吃不著。不如交給我們大家管著，倒妥當。」尤氏笑道：「若交給你更不妥了，你輕易不肯回來，到時候那裡找你去？就是到提督衙門告上太太一狀，提督大人又是怕太太的，還不要辦我們的誣告麼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那天並無外客，眾人放懷談笑，十分歡洽。只惜春另就幾樣素菜，胡亂吃罷，先自回庵。一時席散，薛姨媽高興，又邀著邢王二夫人在園中逛了幾處，直至天晚方去。

寶釵另備晚飯，留下岫煙、寶琴、探春和湘雲，在凸碧山莊看了一回月亮。那里居高臨下，看下去銀海通明，樓台如水。

大家在敞廳倚欄坐下，探春道：「咱們幾次想要聚聚，總沒得湊上，此番賞月，倒是無意得之，世間事那由得人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在世上難得的就是一個『閒』字，咱們小的時候，地根兒就沒事，只想法子玩，怎麼玩都是有趣的。如今就是抽空兒玩玩，也不是那個意味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也不要那麼想，有得玩且玩，有得樂且樂。即如今天晚上，月亮這麼好，咱們幾個人又湊到一塊兒，這就是撿了來的，若再嫌美中不足，那不是自尋煩惱麼？」岫煙道：「姐姐近來見解更高了，倒像是得過道的。」寶琴道：「世間事不過如此，能夠見得透，自己舒服些。你妹夫今年沒得差，非常懊惱。在我看著，這點雞蟲得失又算得什麼呢？」大家在月下談至二鼓，寶釵要留探春寶琴住下，探春不放心孩子，寶琴因節底下有事，便匆匆忙去了。

這裡李紈寶釵，也忙著料理過節。中秋那晚上，王夫人吩咐在園中嘉蔭堂擺家宴，賈蘭梅氏率同權哥兒樞哥兒，從海淀趕回，勉強湊了兩席，一則人少，二則又有賈政在坐，拘束住了。偏又陰雲遮月，大家減興，倒不及十三那天熱鬧。

次日便是三場接場之期，王夫人寶釵一早就巴望蕙哥兒回來，直至下午尚無消息。王夫人又幾次打發人去探問，寶釵更急得似熱鍋上螞蟻，一刻也坐不住。眼看天快黑了，

王夫人歎道：「到底太小呢，不該叫他去考。」寶釵道：「想必還沒有出場，若果真有什麼失閃，蝌兄弟總要回來送信的。」正在心焦，忽聽到釧兒大聲道：「蕙哥兒回來了。」原來賈蕙從垂花門進院，廊子上丫環們先已瞧見，都像見了鳳凰一樣。寶釵聽見，忙道：「還不快進來呢。」賈蕙緊走了幾步，趕即進房，見王夫人歪在榻上，繡鸞在旁捶腿，寶釵站著說話，連忙上前都見了。寶釵又是喜又是氣，說道：「怎麼弄到這時候？人家早已都出來了。」賈蕙道：「他們對策，都是抄抄湊湊，還有一大半對空策的。我五道都做的駢體，每道有七百多字，寫起來可就費工夫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沒出場，那些小廝們也該帶個信回來，省得家裡著急，怎麼也沒有一個貼心的？連打發去的人也沒有回信，要他們做什麼呢？非重重的捶他一頓不可。

「寶釵道：「哥兒平平安安的回來了，太太也不用生氣，等我傳給管事的申飭他們就是了。」玉釧兒打上臉水，服侍蕙哥兒洗了臉，又在榮禧堂擺上接場酒飯，把李紈湘雲都請來同吃。

少時，賈政從外書房進來，問知蕙哥兒五道策都做的駢體，頗有失望之態。說道：「你這要好的心太過了，橫豎中不中在命的，也不用懊悔。」賈蕙聽了，一團高興頓時冰冷。倒是寶釵見賈蕙平安出場，只有歡喜，還顧不到科名得失。晚上，賈蕙隨同寶釵回至怡紅院，寶釵略問場內情形，便催他去歇息。

自己同鶯兒說了一回閒話，也就收拾睡下。因白天過於勞神，翻來覆去只睡不著。

剛在朦朧之際，忽見晴雯進來請安，道：「奶奶好啊。林奶奶打發我來送信，那史姑爺找著了，秦大爺同著他來，也住在咱們前院。請奶奶告訴史姑娘，約好了那天同去我再來接。

「寶釵道：「林奶奶怎麼沒來？」晴雯道：「他原說要來的，因為老太太請那些仙女在園子裡聚會，林奶奶和鳳奶奶正在陪客，此刻還沒有散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回去和林奶奶說，我跟史姑娘商量定了一起到你們那裡去。這條路我走慣的，你也不用接啦。」又道：「晴姑娘，你難得回來一趟，不到家裡去瞧瞧麼？」晴雯笑道：「奶奶您不知道麼？我那姑表嫂子早已故了，那裡還有家呢？我倒想見見襲人，看他有什麼臉見我！」寶釵道：「晴姑娘，我倒要勸勸你：襲人也算栽到家了，現眼在咱們手裡，何必還跟他過不去呢？」晴雯道：「奶奶這話也對，我決不損他，只要他見了我也就夠臊的了。」寶釵又道：「這院子裡的海棠，二爺說是應在你的身上，果然這兩年你好了，他也好了。

如今長過了房簷，你走過瞧見了沒有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那裡配呢？還得算應在二爺身上。二爺出了家，又成了仙回來，不是和死去重活的一樣麼？」歇一會，又道：「奶奶歇著罷，我去看看海棠和我住的那間屋子。」說著便自去了。

寶釵一覺醒來，聽得四壁秋蟲啾唧不絕，窗子上正照著滿滿的月光，那半明半滅的銀燈，轉黯然無燄。想起夢中晴雯的話，深替湘去喜慰。又想，湘云若到了那裡不肯回來，倒是一件為難的事。正在胡想，只聽見後房裡襲人從夢中哭醒，還在哽咽。因念襲人只走錯了一步，便弄得荊天棘地、生死兩難，他也是太虛幻境冊子上的人，將來若到那裡歸冊，作何安置呢？又算到寶玉房下，在那邊已有七人，這裡鶯兒、秋紋、碧痕也有金屋之約，目下只苦了一個襲人，一個柳五兒，從前也都在寶玉心上的，何妨把他們添上，足成十二金釵之數？此事只可慢慢的和顰兒商量，想來想去不覺重又睡著。

次日醒來已近巳牌時分，鶯兒過來服侍，寶釵問起蕙哥兒，鶯兒道：「哥兒一早起來，把二三場的稿子謄出來，親自拿到學裡給師父看去了。」寶釵看看太陽，知道天已不早，趕忙起來梳洗。秋紋回道：「剛才吳新登家的來回事，我叫他到議事廳上去等。」寶釵點點頭。一時妝罷，吃了早點，便先至議事廳。那些家人媳婦們一起一起的回事：有的核對相符，即時發給對牌；有的命他們檢出老賬，再行核對；也有查出弊混，當面申飭的。直到午初，方漸次辦完，便抽空去尋湘雲，將晴雯回來送信詳細告訴與他。

湘雲聽說當真把林成璧尋著了，又是喜歡又是慚愧，心中似有多少言語說不出來，只有掩淚飲泣。寶釵道：「我得著這信很替你喜歡，你哭的是什麼？有那些眼淚留到赤霞宮，見著妹夫再哭給他看罷。」湘雲本有些咬舌，此時更不知說什麼是好，只期期艾艾的說道：「姐……姐姐，你不知我……我……我心……心裡過不去呢。」寶釵聽到倒笑了。坐了一會，等湘雲定了神，才問他決定幾時去。湘雲道：「姐姐幾時去，我總隨著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這十天半個月還不打算去呢，你可別著急。」湘雲臉又一紅，寶釵不忍再和他取笑，便與約定明晚准去。問知惜春尚在念佛，說道：「我還有事呢，不等四妹妹了。」忙即回怡紅院去。

此時賈蕙已從學校裡回來，寶釵問道：「你師父看你那稿子怎麼說法？」賈蕙道：「師父倒說很好，還說，庚寅那科有個姓俞的中第六，三場駢體策都刻了闈墨，那也不算毛病。」寶釵道：「那也看遇著什麼主考，挑剔不挑剔罷了。」賈蕙又回道：「今兒吳尚書請爺爺和蘭大哥到寶禪寺賞桂，還叫帶我去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蘭大哥有空麼？」賈蕙道：「這兩天聖駕回宮辦事，蘭大哥也家來了。」寶釵忙命襲人檢出賈蕙出門的衣

服，服侍他換上，去見賈政。祖孫三人分乘車馬，出城向錦秋敦寶禪寺而去。

那天，吳尚書也只約了幾個至好，大家即席賦詩，連寺中方丈詩僧妙明也做了。賈蕙年紀最小，吳尚書推他所作為眾人之冠，笑對賈蘭道：「蘭世兄向來早達，這位令弟，將來發達比你還要早呢。」賈蘭道：「早達原是好事，我倒恨僥倖太早，一入仕途，就沒工夫再做學問。」吳尚書又引眾人去看了唐碑、明碑，還有兩棵白皮鬆，大可合抱，據說是金朝留下的。大家在樹下徘徊許久方回至客堂，隨後又擺上素齋，吃罷各散。賈政等回至榮府，天已擦黑。

次日，又是定國公誥命請客，王夫人帶同尤氏、李紈、寶釵都去了一日，那裡也有一班小戲。寶釵晚上回來已甚疲倦，忙打發鶯兒將「尋夢香」送與湘云。自己歇了一會，靜中入定，便帶著湘雲生魂直赴太虛幻境。

剛至牌坊前，晴雯麝月已在那裡迎候，一路說笑，早到了赤霞宮。寶玉、黛玉、鳳姐諸人都在賈母處，賈母含笑向湘雲道喜，說道：「我只聽說雲丫頭的姑爺怎麼漂亮，總沒見過，這可見著了。人都說寶玉長得俊，那裡比得上他呢！怪不得雲丫頭剛過門那幾天那麼高興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一句話到老祖宗嘴裡說出來，又大方又有味。這話若是我們說，又像和雲妹妹取笑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雲丫頭，你該怎麼謝謝我呢？我也不要你別的，只把你對待妹夫的樣兒，十分裡拿出一分來對待我就得啦。」眾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把湘雲窘住了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，只是嗤嗤的笑。賈母笑道：「雲丫頭的嘴向來不讓人的，怎麼一喜歡變成啞叭子了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咱們若和他討便宜，只有今兒合適。越說他，他越喜歡，你看他那小嘴，喜歡的都合不攏了。」說得湘雲臉上紅一陣子白一陣子。寶玉道：「我去把史妹夫請進來罷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好容易替他們安了家，還不叫你史妹妹家去瞧瞧麼？你只知會妹夫一聲，叫他在家裡候著。」寶玉聽了自去。

這裡鳳姐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，這個差使交給我罷，包管辦得漂亮。」說著便趕忙料理起來，點了兩隻龍鳳宮燭，燒上一爐安息香，都叫侍女們捧著；又叫珊瑚悲翠二人拿著紅紗燈，晴雯、麝月、紫鵑、金釧兒四人拿著紅明角喜字燈，分隊前引；芳官藕官吹著細樂。自己和鴛鴦分立左右，將湘雲攙起，向前院緩緩行去，寶釵、黛玉、迎春、尤二姐也跟在後頭去瞧熱鬧。

行至前院，寶玉已在東邊月亮門外等候，引大家轉過一層院落，另有個小小庭宇。院中也栽些花竹，北面五間正房，三明兩暗，套過去還有三間書房。湘雲此時也似新娘

子一般聽人架弄，一路宮燈細樂將他送至臥房。林成璧倒迴避了，躲在書房裡。鳳姐和眾人笑著回來，只留寶玉在那裡送房。

賈母見了鳳姐，笑道：「你這差使真辦得不錯，也要熱熱鬧鬧，像那麼回事才對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沒瞧見姑爺那個樣兒，躲在小屋裡齜著嘴只是笑，還偷眼看我們，我瞧著他怪逗樂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們這送親的可苦了，一路跟得去也沒有轎子坐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提起轎子來，我倒忘了，該拿老太太的藤轎子抬了他去，那才有趣。」正笑道，寶玉帶笑進來，鳳姐問道：「他們一對兒說話了沒有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在那裡逗著雲妹妹說話，只是不肯說，我說要等著雲妹妹說一句話我才走呢。後來逗急了，他說了兩句：『寶姐姐來了，你還不瞧瞧去？』我才笑著回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簡直是鬧新房，那是鬧舊房呢！」又和寶釵說些家常，問知蕙哥兒鄉試文章做得甚好，心中頗喜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這孩子將來必定有出息的，只看蘭兒便是榜樣。」黛玉道：「夜長了，老太太不用些點心麼？燕窩粥、栗粉粥都預備下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不覺得餓，也要睡了。寶丫頭大遠的來了，你們三個人也早點歇著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來和鴛鴦姐姐，照樣兒再演一出好不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免勞罷！總有一天璉二哥哥來了，咱們才演好戲呢？」說著，大家退下。晴雯麝月尚在西屋裡等候，聽見他們要走，忙即出來分攙釵黛二人入園，寶玉一路跟隨說笑。

到了留春院坐下，黛玉問起蕙哥兒考試之事，寶玉道：「問什麼？反正他是必中的，也不過同我一般高下。」寶釵道：

「你真有前知的分兒麼？我瞧你這個樣兒總不像個真人。」寶玉道：「真人不露相。若教你們凡眼看出來，還能算真人麼？我再說一句，他將來比我強多了，是個狀元宰相的命，可惜只中了半個狀元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可見是胡說了，狀元就是狀元，那裡有半個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你不信？明年就見分曉。」寶釵知他語有先機，也不深問。又談了一會，黛玉笑道：「既是仙人，請到那邊丹房裡去罷，我們肉眼凡人不敢親近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仙人要去，你們也留不住；仙人要來，你們也擋不住。若不乖乖聽仙人的，只要念幾句咒語，叫你們自己把上下衣服都脫光了，叫做『紅娘自脫衣』，那才要你們的好看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那像仙人的話？連我也不信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信不信在你，仙不仙在我。」大家笑了一陣，隨即收拾睡下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寶玉起來，草草梳洗了便要出去，黛玉道：「什麼事這們慌張？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等我去修理飛船呢。」寶釵一把拉住，道：「你見了柳二爺，告訴他我哥哥非常

感激，如今塑了他的像，每天朝著燒香磕頭。這一點傻心，也要叫柳二爺知道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他早就知道了，還用說麼？」說著，徑自出去了。這裡釵黛二人談些瑣事，寶釵說起湘雲夫婦如何安頓，黛玉道：「依他的意思，就請史妹夫常住在這裡，眼下雲兒只管來來去去，等他百年滿了再說。若不嫌委屈，就和柳湘蓮秦鍾一樣長久住下，有何不可？」寶釵道：「雲兒是個有心眼的，他說『一個人靠著人家，兩個人還是靠著人家，怎麼說得過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那是世俗之見，仙家倒不論的。你看那柳湘蓮何嘗不是散仙，如何也在此間打混？況且史妹夫既脫鬼趣度入仙班，將來絳闕清都也未可限量。雲妹妹向來豁達的，怎麼忽又如此沾滯？」寶釵又提起襲人柳五兒之事，黛玉道：

「五兒呢，還有商量。他和襲人恩義已絕，我提過多次，總不答碴，這種事也不能勉強的。若湊足金釵之數，我倒另想了一個人，就是從先在怡紅院的春燕，但不知他嫁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聽說春燕跟著他媽過苦日子呢，若找他也還容易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先把春燕和五兒撥到怡紅院，將來就好辦了。你連一個鸚哥還找了回來，何況他們舊人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那鸚哥真可愛，這一向都是鶯兒親自喂他，只可惜帶不了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又傻了，多少人都帶得來，那有帶不來的鳥兒。「寶釵這才恍然覺悟道：「下次我帶來給你。」一時妝扮完了，同上去見賈母。賈母正和湘雲說話，黛玉偷眼瞧湘雲，果然春回眉黛，意態不同，便向寶釵擠擠眼睛，彼此微笑。湘雲見了他們，微帶羞澀，只站起，含笑無語。賈母笑道：「今兒是雲丫頭大喜的日子，我算是他的娘家人，替他辦幾桌喜席，把裡裡外外這些人都請上，連香菱、妙玉、秦柳兩家也別漏了，林丫頭就替我辦去，你看在那裡擺席合適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若人多了，只有涵萬閣、結霞山館兩處寬綽，老祖宗看在那裡好？」賈母道：「就在涵萬閣罷，咱們等一會坐船過去。」又道：「鳳丫頭呢，怎麼沒來？你若忙不了，叫他幫著你。」黛玉答應了，剛好鳳姐尤二姐走進來，黛玉笑道：「鳳姐姐，剛才老太太派了咱們倆替雲妹妹辦喜酒，這些事我不大在行，可全仗你了。咱們也得辦得像樣，別叫雲妹妹撇嘴。

「鳳姐笑道：「昨晚上送房，今兒辦喜酒咱們索性連喜果子紅蛋都辦全了，省得多費一道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好好的事，到你們倆嘴裡就說到歪裡去了，雲妹妹今兒怎這麼老實，也不撕他們的嘴？」尤二姐笑道：「人家替他忙活了這些日子，說幾句俏皮話大家笑笑，還不是該當的麼？」鳳姐黛玉下來，便忙著分頭料理。又要佈置屋子，又要點菜備席，又要各處請客。

忙到下午，一切齊備，趕即坐船來接賈母。

賈母從上房坐小轎子至香勝亭換船，鴛鴦翡翠攙扶進艙，鳳黛二人陪著說笑，一路水光花氣，迎人生爽。船到小瓊華，寶玉、寶釵和迎春、香菱、智能、尤氏姐妹都在柳陰下迎候，只不見湘云。賈母問道：「雲丫頭呢？」尤二姐把湘雲推向前來，原來在眾人背後躲著，寶釵黛玉等不由得都笑了。妙玉只在閣下等候，見了賈母也有一番談敘。寶玉引賈母先至廊間坐下，看了一回景致，方才進屋入席。

賈母席上是迎春、香菱、尤三姐陪坐，湘雲坐了主位；鳳姐、尤二姐、寶釵、黛玉、寶玉另坐了一席；鴛鴦卻和晴鵑麝釧芳藕四兒等，另在花樆子外三間西廳擺了兩席。妙玉智能都吃素，另備素齋。林成璧、柳湘蓮、秦鍾的席，只擺在廊外。

寶玉在席上吃些果食，便往廊外招呼成璧湘蓮諸人，一時又到西廳和晴鵑等打趣取笑。賈母嫌席上不大熱鬧，把鴛鴦叫來行令。先用喜字飛觴，由香菱起令。香菱想了一回，瞅著湘雲念道：「喜則喜你來到此」，自己和湘雲各飲一杯，大家都道：這句話說真巧。底下輪到湘雲，卻想不起曲句，那桌上尤二姐笑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：『喜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。』」寶釵笑道：「雲妹妹這兩天真有這個意境。」湘雲道：「句子是有了，這『喜』字還在我身上，飛不出去喲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原是你的喜，別人怎麼安得上？」鴛鴦瞅著尤二姐只管笑，尤二姐一詫異，才想起《牡丹亭》原句是「等」字不是「喜」字，不覺臉上飛紅。幸虧湘雲接著道：「我也想出一句：『似這般可喜娘罕曾見』。」數那「喜」字飛到尤三姐，尤三姐故意不肯喝，大家一陣起鬨才岔過去了。隨後尤三姐喝了門杯，念道：

「非是俺辭家喜浪遊」，飛到賈母。賈母舉杯飲了，也是想不出句子，鴛鴦替說道：「可喜那路接仙源近。」數去，恰是迎春。迎春拿起杯子正在凝思，只聽賈母道：「曲子裡帶『喜』字的太少，咱們另換個省心的罷。」

鳳姐另取一個牙筒送到賈母席上，道：「老祖宗改這個罷。「原來每根籌刻著一句唐詩並各種飲法，大家推賈母起令。抽出一根，是：「『鸚鵡前頭不敢言』，私語者飲。」迎春正和香菱說話，鴛鴦捉著，強迫二人都喝了。緊接著，迎春抽的是：

「『媚眼偷看宿鷺窠』，旁視者飲」。遍看座中，只尤三姐正向廊上偷看，也捉住他喝了一杯。香菱接過牙筒搖了幾搖，掉下一根，看那詩句是：「『落花時節又逢君』，久別重逢者飲。「笑道：「這正該雲姑娘喝了。」鴛鴦將湘雲門杯斟滿，湘雲本不怯飲，舉杯飲盡。」隨後尤三姐抽了一根，是：「『春色滿園關不住』；離座者飲。」香菱剛

站起，要往那席上和寶釵說話，被鴛鴦拉回來，迫著他喝了。底下輪到湘雲，湘雲笑道：

「等我抽個好的。」抽出一看，臉先紅了，大家看是：「『洞房昨夜停紅燭』，新婚者飲。」都笑道：「這正是個好的，除你還有誰呢？快喝罷。」湘雲道：「『新婚』兩字總合不上。「鳳姐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就連你從前算上也不到兩個月，還得算新娘子呢。」一面將酒斟滿，送到湘雲唇邊，說道：「喝這杯早生貴子，白頭到老。」湘雲仍不肯喝，被他灌了大半杯。鴛鴦將牙筒遞與賈母，賈母道：「算由我收令罷。」信手抽出一根，是：「『扇裁月魄羞難掩』，臉紅者飲。」湘雲本有幾分酒意，又連灌兩杯，此時兩頰飛紅，鴛鴦又強他乾了一杯方罷。

賈母微倦，便扶著鴛鴦走到暖閣，向小炕上歪著。眾人散坐說笑，也有在廊下散步的。一時夕陽漸下，彩霞滿空，半輪皓月已從東山漸漸飛起，黛玉又請賈母和眾人入席用飯，賈母只吃了半碗八寶蓮子粥，叫鴛鴦去看了船，先回去歇息，鳳姐尤二姐都跟隨去了。

這裡眾人仍坐廊看月，妙玉向來和湘雲最好，同倚欄角深談。妙玉道：「天下事都是想不到的，你如今也有了家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那裡敢做此想，全虧得寶哥哥、林姐姐費盡回天之力，居然給辦到了。可是從前心裡頭已成了槁木寒灰，此時一線春回，又添了許多甜酸苦辣，別人那裡知道呢？」妙玉道：

「就我得返此間，也深叨寶公之惠。據警幻說，他本是補天靈石轉世，所以有此神力，此話倒可以共信的。」正說著，黛玉湊了過來，湘雲等便將話截住。

黛玉向妙玉周旋一番，又向湘雲道：「寶姐姐家裡有事，今兒晚上就要家去。你兩邊都是閒住，又難得來的，索性多住兩天再去，我這裡有人送你。」湘雲正合心意，故卻做從容道：「也好罷。」黛玉又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帶去沒有？」湘雲道：「也沒什麼話，只叫翠縷留神看守，別大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層盡可放心，寶姐姐先回去，一定照應得到。」寶釵正和迎春香菱等閒談，黛玉轉身過去，便將湘雲的話告訴與他。見廊下成璧湘蓮諸人已先散了，寶玉也不在這裡，問侍女們，方知寶玉湘蓮酒後高興，往芳草坪去比劍。尤三姐要拉香菱去看，香菱不肯，自和迎春一路回去。釵黛二人也便分路回留春院。

歇了好一會，將要卸妝就寢，寶玉方才回來。黛玉故意說，要將襲人五兒足成金釵

之數，寶玉不敢與黛玉爭執，只閉眼裝睡，不答一言。還是寶釵說出實話，找的是五兒春燕，寶玉方有笑容，說道：「很好的一件事，為什麼你們單要嘔我呢？」次日仍是五更即起。寶玉因寶釵單身獨返，不堪放心，又打發晴雯送至榮府。

其時天已朦亮，寶釵又找補了一覺，然後起來，先至櫳悴庵尋惜春。惜春聞知湘雲之事，微笑道：「二哥哥只知罵那些祿蠹，我看你們都是『情蠶』，生被這『情』字給網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話未免近於偏激，佛家『拈花微笑』也未必是無情的，只看這『情』用得正不正罷了。」坐了一會，又到湘雲臥室，囑咐翠縷一番，方往王夫人處。此後每日總要親自去看看，或是自己沒空，也打發鶯兒去探問。一連三日，湘雲尚無回來消息，寶釵想到，湘雲究竟是生魂，不比自己吞過仙丹的，若在那裡久居不返，難保無遊魂奪舍等事，心中甚為擔慮。

直至第四日，翠縷方來送信，說道：「姑娘醒過來了，請二奶奶別惦記。」又向鶯兒道：「昨晚上紫鵑送姑娘回來，四姑娘在定中還見著他，說了好些話呢。」寶釵又親去看了湘雲一趟，聽惜春說起果然見著紫鵑，並非入夢，大家歎異。

時光忽忽，轉眼已到放榜之期。那天寶釵起得較晚，剛在梳洗，聽得外面一片吵嚷之聲。正要打發人去問，焙茗已拿著報條進來，秋紋接過來看了，回道：「奶奶大喜，蕙哥兒中了！還是第七名舉人。」原來闈中寫榜，先從第六名寫起，所以報得最早。寶釵連忙至王夫人處道喜，李紈梅氏也在那裡，都向寶釵稱賀，只談到名次巧合，不免懷疑。王夫人道：「我那天問牙牌數，占的是『中必疊雙』，這不是驗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那回見著二爺，他說蕙兒是必中的，和他名次相等。可見什麼事都是前定的。」李貴去看榜，直到三更後回來，果然第七名賈蕙是江南應天府官廕生，這才放心受賀。

次日，賈蕙分具贄敬、門敬，去見各位師門。先見了房師張編修，問起家世，甚替賈蕙惋惜。說到闈中擬元已十多天了，偏那正主考餘中堂是個假道學，因這本是官卷，怕人說他阿附朝貴，故意挑剔五策駢體違式，要歸入副榜。還虧得本房力爭了好幾次，才把第七名卷子與元卷互調。賈蕙聽了，甚為感激，說道：「門生初次觀光，蒙老師如此成全，已屬萬分僥倖。況且先君也中的是第七名，或者此中高下也有定數。」張編修道：「若如此說，中第一倒不如中第七，巧合了家傳衣缽，倒成了佳話。」後來又去見各位座師，那三位也是同聲歎惜。不知那餘中堂見了賈蕙如何說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